



青娥

郑万泽 著译



聊斋爱情故事新编

聊斋爱情故事新编

青 娥

郑万泽 著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聊斋爱情故事新编》的下册，它共收《聊斋》爱情故事二十篇。

本书著译者注意在不脱离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不违反原著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把翻译和改写结合起来，对所选的蒲氏《聊斋》爱情故事进行了必要的再创造，删除了原作中封建性糟粕，发扬了它所固有的民主性精华。

本书文字流畅，增删得当，基本上能传神地再现出原著的风貌，再加上各篇故事后所附的短评，更为阅读、欣赏祖国文化遗产——《聊斋》提供了方便。

青 娥

聊斋爱情故事新编

郑万泽著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75印张 2插页 213千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8,100

书号：10368·38 定价：1.45元

目 录

一	青娥	(1)
二	书痴	(24)
三	小二	(41)
四	香玉	(52)
五	窦氏	(70)
六	瑞云	(92)
七	嘉平公子	(110)
八	凤仙	(122)
九	封三娘	(136)
一〇	绿衣女	(158)
一一	娇娜	(168)
一二	王桂庵	(186)
一三	陈云栖	(203)
一四	小梅	(227)
一五	狐梦	(243)
一六	宦娘	(257)

一七	丑狐.....	(273)
一八	阿绣.....	(284)
一九	柳生.....	(304)
二〇	白秋练.....	(322)

青 娥

山西太原有两户人家，分别住在城东西。城 东 那 家 姓霍，城西那家姓武。

霍家的主人原在邻省一个县里任县尉，十年前因病亡故时，儿子霍桓才三岁。年轻的寡母带着儿子扶柩还乡，靠一份田产过活。那霍桓聪明好学有志气，十一岁时就进学中成了秀才，“神童”的名气传遍了太原城。其实，孩子总是孩子，尽管戴上了秀才巾，童心并没有改变，再加上自幼没了父亲，做妈妈的不免娇惯，养成了他的一股倔劲儿，凡是想干的事，一定要干到底，不达目的，不大肯罢休。

武家的主人名叫武道玄，年轻时曾在京城做过官，因为信奉道家学说，早就辞官回家，成天学道求仙。五年前的一个秋夜，武道玄说是到城外山上去玩月赏桂，一去不返，音信全无。他的独生女儿青娥，这年十四岁。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膝盖上，一边认字，一边跟着念那些道书。父亲出走后，她便把这些道书搬回自己屋里，每天清晨，点燃一支香，恭敬虔诚地阅读着，就象父亲正站在一旁瞧着她似的。她妈妈见了，常常叹着气说：“孩子，咱们家出了个‘吕洞宾’，已经够受啦，难道你还想做‘何仙姑’！”青娥总是笑着安慰妈妈，说当神仙并不那么容易。

那霍家是小康之家，武家却是大户。两家并没有什么来往，霍桓和青娥也从不认识。

这一天，霍桓偶然经过武家，恰好青娥从家里迈出门。霍桓一抬头看到青娥，不觉吃了一惊：怎么那样脸熟？在哪儿见过的？青娥眼角里瞥见一个秀才打扮的少年站在路边，并不在意，自顾低头走了。霍桓却还是怔怔地望着她渐去渐远的背影。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的感情是纯洁的、淳朴的。霍桓只是觉得这个姑娘的眉目之间有一股清新之气，吸引着自己老念着她、盼着能够去亲近她。当天在武家大门口转悠了一阵，再没能见到青娥。回家后，老老实实对妈妈说：

“娘，今儿我看到一位姑娘怪可爱的，模样儿挺可人，要是——我能有这样一个妹妹该多好！”

妈妈听了好笑，孩子才十三，已经在想着要媳妇儿了。一面嘲笑儿子不识羞，一面又着人去打听究竟是哪家的姑娘。因为儿子虽小，却已是秀才，倘若现在订婚纳彩，过两三年结婚也不算早。

一打听，知道霍桓所说的姑娘是城西著名的大族武家的青娥，霍妈妈犹豫了：门户不相当，怕武家不会应允结亲。经不住霍桓的纠缠，妈妈只好请人上门去说媒，果然被青娥的母亲武夫人婉言拒绝了。推托的理由是：青娥父亲外出未归，要待他回来之后再给女儿议亲。

霍桓仅仅见过青娥一面，谈不上有什么爱情。但是，在那个时代，封建礼法把青年男女分别禁锢在两个声气不通的

生活圈子里，人们就不能不珍视那种难得的“相逢一面”。现在，霍桓心头象是用刀刃镌上了一个青娥的影子，怎么也擦抹不了。越是提亲遭到拒绝，思念越是强烈。可是，在他和青娥之间，许多道有形的墙垣和无形的墙垣重重阻隔，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傍晚已临，彩色的晚霞在西天浮游，庭间槐树上归鸟吱喳。霍桓踱出大门闲眺，看到门口青石条上坐着一位老道士。那老道年龄怕不有七八十岁，雪白的胡须飘洒在胸前，右手执一把尺多长的小钁子，正在切削左手拿着的一根枣木棍。看来那钁子的刃口锋利得很，枣木棍被削成薄薄的木片，散落一地。霍桓觉得奇怪，上前去行礼说话：

“请问道长，这小刀似的东西叫什么名儿，做什么用的？”

“喔，小秀才，这是老道采药用的钁子，别看它只有手指宽，却锋利得很，连最坚硬的顽石也能砍掉。”

“钁子能砍石头？”霍桓不大相信。

“秀才不信？请看！”

道长随手把钁子削向身子下面的大青石，一削一大块，再竖直了向青石刺下去，嘿，就象用手指插入豆腐块那样轻松，一下子没入到钁子的木柄。

霍桓十分惊异，请求老道长把钁子借给他看看，老道立刻递过去，并且让他亲手试试。霍桓学着老道的样儿去削青石，哈！毫不费劲，一片石头给削下来了。他不禁啧啧称赞：

“啊！这真是宝贝，世上哪有这样锐利的钢铁！”

老道哈哈大笑，站起来说：

“秀才既然喜欢，何妨宝送识家，日后或许有用，只是，秀才切记，宝物不可滥用，滥用必受天谴。”

说罢，把手一拱，扬长而去。霍桓喜出望外，忙上前扯住老道的袍袖，再三道谢，并说要取银子来作酬谢。老道说：

“这宝物岂是银子所能买到的？只要秀才把心儿放正，使用得宜，不负老道奉赠的一番美意就行了。”

一面说，老道一面摆动着宽大的袍袖就走，不一会，消失在苍茫暮色之中。霍桓满心欢喜，拿着镜子在自家墙上、石阶上试验，真可说是无坚不摧。

晚饭后，霍桓怀里装着宝镜，在自己屋子里高兴得坐不稳立不定。一会儿取出来随手试试，一会儿又拂拭干净收藏起来。忽然，他想起了城西武家的青娥姑娘。霍桓想，那青娥的形象，如同晴空一轮莹洁的明月，又如岚边一泓冷冷的清泉，可恨的是，只见了一面，就被深藏在危墙高垣之中，再也无缘重逢……对了，如今我得了这把无坚不摧的宝镜，还有什么能阻挡住我？我何不到武家去，用宝镜削一个墙洞，进他们屋里去见见青娥？——反正我只求一见，别无他想，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位进了学的秀才，尽管读了不少圣贤之书，可是，孔子、孟子却从没有告诫他说，钻穴逾墙、私入人家是犯法的。他的头脑里也确实没有什么邪恶的念头，自以为只要问心无愧，什么行为都是堂堂正正的。因此便心安理得地步出

大门，踏着月色向城西武家走去。

迤逦来到武家门口时，初更已过，武家大门早闭，周围阒静无人。霍桓打量了一下，只见一匝丈许高的青砖围墙，圈起了一个不小的园林，翠色的树杪间，隐隐露出几处屋脊。霍桓绕到后墙左近，就象作一次有趣的游戏一样，毫不计及利害，取出小镜，使劲向围墙进攻。不一会儿，墙上出现了一个足够让人佝偻出入的洞穴。霍桓一低头钻了进去，只见园子里花木扶疏，月影横斜，景色幽静而清雅。这时已近暮春，芍药和荼蘼开得正盛，晚风送来一阵阵芬芳，令人神清气爽。那霍桓象是一位被人家请来游园赏花的嘉宾，慢慢地踱着方步，一会儿在荼蘼架下流连，一会儿在芍药丛前玩赏。走过一道红栏小桥，绕过一座九曲回廊，忽然看到有几间结构精致的小屋，门窗紧闭，静静地沐浴在月光里，只有几棵柳树的垂丝，轻轻地拂打着琉璃屋瓦。透过窗户的纸榻，可以看到里边绣幕低垂，绣幔后面还隐约亮着微弱的灯光。霍桓心里一动：这儿莫非正是青娥的卧室？上前轻轻推动门窗，里面都上了闩。他沿着墙根走到屋后，只见几十竿翠竹的影儿正映在粉白的后墙上。霍桓在墙边稍立片刻，头脑中出现了青娥在墙那边轻轻打鼾的幻觉。他想，我夤夜来到这里，目的是想再见青娥一面，如今被这薄薄的粉墙隔阻，我怎能甘心？想毕，他毫不犹豫地又取出那把神奇的小镜，去切削那妨碍他视线的粉墙。

镜子真是锋利，才几下子，墙通了，洞穴里漏出了灯光。霍桓继续奋力把洞穴放大，刚刚钻进洞去，外面的风也

跟着从洞穴中吹进来，“噗”的一声，把桌上的灯儿吹灭了。霍恒定了定神，眼光一扫，在月光的照射下，看出这儿正是女孩儿的住屋。迎窗是一只玲珑的小书桌，文房四宝的旁边，放着一只插满鲜花的青花瓷瓶。书桌左面横着一个绣花绷架，右面矮矮的琴桌上放着一张上了囊的古琴。屋子的里半间，安着一张紫檀木大床，淡青色的罗纱蚊帐罩在上面，蚊帐里有一个人正裹在一条绣花棉被里酣眠，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散在月白软缎枕头上，一只黄灿灿的凤头金钗掉落在枕边。霍恒放轻脚步来到床前一看，酣眠的姑娘正是青娥。这时，青娥睡得正熟，在半明不暗的微光下，她的脸庞象是用象牙雕刻出来的。霍恒唯恐惊醒了她，连蚊帐都不敢去碰，只是隔着蚊帐，恭恭敬敬地站着，象欣赏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似的，眼神都不敢随便瞬动，大气儿也不敢出。估摸着时间已近二更，霍恒切削了两道墙，已经相当累，又站了一会，渐渐支撑不住。但他哪舍得离开，又不敢坐到床沿上，只得顺势屈膝，跪倒在床前的踏脚上。这样，霍恒看得更加清晰了，长长的睫毛，整齐地复盖在眼脸上，又薄又细的毫毛使这美丽的脸庞较之象牙雕塑更多了一层圣洁和活气，随着鼻翼的轻轻闪动，传来了匀称的、依稀可辨的呼吸声……

谁知道这均匀的呼吸声是具有催眠的魅力的。霍恒跪在那里，两手撑着床沿，不自觉地数着那呼吸的鼻息，不消一盏茶的时间，便眼皮发涩、发重，稍一合眼，竟沉入香甜之乡，头脑停止了活动。

夜色从这两个熟睡的少男少女身边溜走了，月光悄悄从窗棂里爬出去，晨曦又透过庭间的绿叶丛向这屋里窥视。青娥一觉醒来，还慵懶地不愿把眼睛睁开。忽然，她听到床的外沿有一阵阵微微的鼾声。起初她还以为是自己豢养的那只虎皮狸猫，再一听，不对，那是人的鼾声！她稍稍张开一只眼睛窥探，啊！她倏地跳起来，这是什么人竟敢趴在自己床前睡着了？她镇定了一下，再不敢看第二眼，却悄悄地披好衣服，携开床后沿的蚊帐，蹑手蹑脚溜下床，也顾不得穿鞋，光着袜底趑到门口，拔门出房，来到前面的小屋。

前面小屋里睡着青娥的奶妈和两个丫环，这时正在穿衣起床。青娥气喘吁吁推门进来，拍着胸口直叫：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奶妈忙过来扶住她，替她擦汗、抚胸，问她为什么这样发慌。青娥喘了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

“我，我屋里……有一个人……在，在睡觉……”

奶妈和丫环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还以为 是青娥梦魇，一起到她屋里一看，啊！真有一个，象犯人那样跪在床前，前脑枕在合抱的手上，正呼呼地睡得香甜哩！一个丫环眼尖嘴快，看到了后墙的洞穴，嚷嚷起来：

“瞧！那儿挖了个墙洞！”

这一声嚷，把个霍桓从梦中唤醒，迷迷糊糊站起身来，整整衣巾，一对眼睛象流星似的在面前几个人的脸上转动，不说话，也没有害怕的神色。

青娥这时正由另一个丫环扶着站在门口，她一打量这位

大胆的不速之客，感到很奇怪。这个人看来年纪很小，身上穿着整齐的秀才服饰，文秀的脸上还带着稚气，他，干嘛要掘墙洞、做小偷呢？再说，既然要做小偷，又为什么跪在这儿睡大觉呢？

青娥的奶妈本是城东人，过去曾在霍家走动，也见过霍桓。这时她擦了擦老花眼相了一会，认出来了。她说：

“唷！您不是霍家的小相公吗？怎么鬼迷心窍，跑这儿来啦？”她指指墙洞，“这玩意儿是你干的吗？”

那个快嘴丫环插嘴了：

“我说姥姥，跟这小偷有啥多罗嗦的，快快禀报夫人送衙门去！”

霍桓这才有一点发慌，似乎刚刚省悟自己的做法是触犯刑律的，他拱拱手嗫嚅着说：

“老妈妈，我是霍桓，这墙洞是我挖的，可是……可是我并不是小偷，我是黉门秀才……”

“哼！”快嘴丫环把双手叉在腰里，喝断了他：“秀才掘壁洞，谁信？”

奶妈制止了丫环，让霍桓说说，不做小偷，来这儿干嘛，这壁洞又是怎么掘的。霍桓涨红了脸，低头支吾了一会，才偷了青娥一眼，轻轻地说：

“我……我是来看看青娥姊姊的。”

这时，奶妈忽然想起了前些日子霍家来提媒求亲的事。这件事，武夫人一口回绝，青娥并不知道，奶妈总盼着小姐早早有主儿，心里倒不大同意武夫人的决定。现在她偷眼看

青娥，青娥听霍桓说是为她而来，虽然红云上脸，却并不生气。那个快嘴丫环似乎也看出点儿什么来了，放低了嗓音，奇怪地问：

“喂，你说说，你一个文弱书生，怎么有本事挖那样大一个墙洞的？”

霍桓忙从怀里取出镜子，说了昨天黄昏时遇到老道的经过。丫环不信，接过镜子到墙洞跟前去一试，果然不错，削砖石象削瓜一样利落。两个丫环一声递一声叫着奇怪，老奶妈的头脑里却象风车转动似的思谋开了：这老道莫非是神仙？是“月下老人”下凡来撮合好事也说不定。眼前这一对，岂不是天生一双？那小霍秀才在太原城里也有个名望，哪一点配不上咱们小姐？对，这事儿要我老婆子来出一把力——就不知道她的心眼里是怎么想的……

她制止了丫环们的罗唆，走到青娥跟前轻声问：

“怎么样？送到夫人那儿去发落？”

青娥看了她一眼，抿了抿嘴。

“要不，放这书呆子走了，想法儿把事情遮盖过去算了？”

青娥眼角里露出一丝笑意，低下了头。

奶妈心中有数了，转过脸来对霍桓说话：

“霍相公，咱们小姐说让你回去，夫人那里有我老婆子想法儿。可你一个小后生，在咱们小姐闺房里耽了一夜，这可不是玩儿的，你得好好生法儿补救。现在天快亮了，你还是从原路走吧！”

霍桓听懂了奶妈的话，诺诺连声，过来向着奶妈和两个丫环，一人作了一个揖，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把小镜此刻已递到了青娥手中，霍桓尴尬地望着镜子，要说不说，似乎是想回它。青娥觉察了，故意别转身躯，不去睬他。快嘴丫环又说话了：

“走吧，走吧，这把凶器，得留在这儿，不还你了。”

奶妈过来曳着他的袖子让他依然从墙洞里出去，却顺手把枕边那支凤头金钗塞在他手里。霍桓这才心满意足，趁着朝阳还没有从东天露脸，沿着昨晚上的老路，人不知，鬼不觉，兴冲冲赶回家去。

当天，霍桓迫不及待地向母亲提出，要再一次央人到武家去说亲。他不好意思讲明昨晚上的行径，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这回去求亲准能成功。母亲哪里相信，不久前刚碰过一次钉子，怎能再去讨没趣，口头上应承着，暗里却思谋着要尽快地另外找合适的姑娘。过了一天，母亲回答霍桓说武家还是不允，同时提出了张王赵李好些个姑娘要霍桓挑选决定。霍桓当然是全部拒绝，但他也想不出法儿来再和青娥见面——镜子留在武家，也不能再搬演老套套了。

霍桓离开武家后，由青娥的奶妈出面，说有个小偷掘了洞正要进来行窃，被她们一阵嚷叫声吓跑，瞒过了实情。可从那以后，霍桓的消息便石沉大海，再不见他们家来说媒求亲。青娥嘴上不说，焦虑却见于神色，常常一个人长吁短叹。那个快嘴丫环毕竟嘴快，终于叽叽喳喳把一长二短统统禀告了武夫人。武夫人这一气恼非同小可，把老奶妈狠狠地

责骂了一顿，罚她在厨下烧火，再不让她接近青娥。而且，她还扬言说，宁可让青娥在家里养老，也决不许配给霍家这没品行的娃娃。

于是，曾经被霍桓用小镜子打通过的墙，又厚厚地筑在青娥和霍桓之间，把他俩隔得远远的。可是，经过这一番接触，他两人的心却已经无法隔开了。一年来，两家都来了不少说媒提亲的，霍桓和青娥不约而同地用一种方式来回答家人的询问和劝说：摇头！

一年以后，县里换了个文人做县令。他十分欣赏十五岁的霍桓所写的诗文，常常约他到内衙来饮酒作诗。一天，县令问起霍桓的婚事，霍桓说：

“过去曾与城西武家的姑娘有约，后来因一点小事搁下来了，至今尚没有成议。”

县令拍着胸说：

“这好办，包在我身上，我来做大媒。”

过了几天，县令派人代表自己到武家去说媒。现任的“父母官”作主，武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口允承，当即订了亲。又隔了一年，霍家的花花轿子吹吹打打把青娥娶了过来。

青娥的嫁妆里，有一大箱是她父亲遗留下来的道家书籍。洞房花烛夜，青娥打开这只箱子，取出一件用绢包着的東西，掷给霍桓说：

“这是小偷用的工具，还你！”

霍桓打开一看，正是自己的那一把宝贝镜子。他哈哈大

笑：

“这是咱们真正的大媒，怎么能‘新人进了房，媒人扔过墙’呢！”

他用一束红线系好，认认真真的挂在腰里，从此须臾不离身。

尽管霍桓和青娥俩，婚前只有过一个夜晚的离奇的聚会，在当时来说已经可算是有一定的“恋爱基础”了。他们之间的墙，最后还是依仗了县老爷的力量才拆除的，但各自的私愿终于得偿，没有受到社会力量的破坏，也可说是“自由”加上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获得成功。这样的结合，他们的婚后生活应该是幸福的。

但是，在青娥的心头却还有一道墙，这就是她父亲留给她的学道求仙的愿望。她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向往神仙生活多年。后来，那把小镜子把霍桓引进了她的生活，使她成了人人称羡的秀才娘子。可是，有时她常会对尘埃的幸福有一种厌烦的感觉，她想象中的神仙生涯，一定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当然，这种想法她不能对任何人说，包括最亲爱的丈夫在内。她只能一个人默默地诵读父亲的道教书，也常常暗暗向至今不知是在神仙洞府还是在阴曹地狱的父亲祝祷。

平静、幸福的日子过得特别快，一转眼，青娥和霍桓结婚已经三年，生了个儿子取名孟仙，也快要抓周了。夫妻俩感情一直很好，婆媳关系也十分融洽。霍桓要继续参加考试，每天用很多时间读书作文，小孩儿的事，祖母关心得